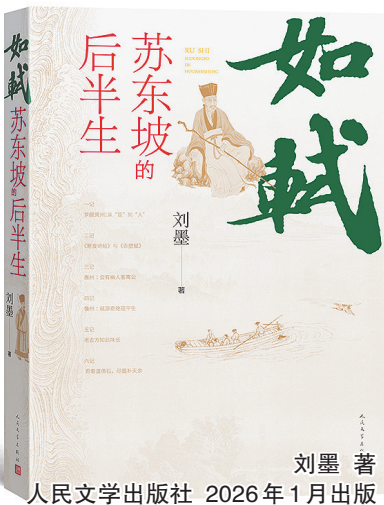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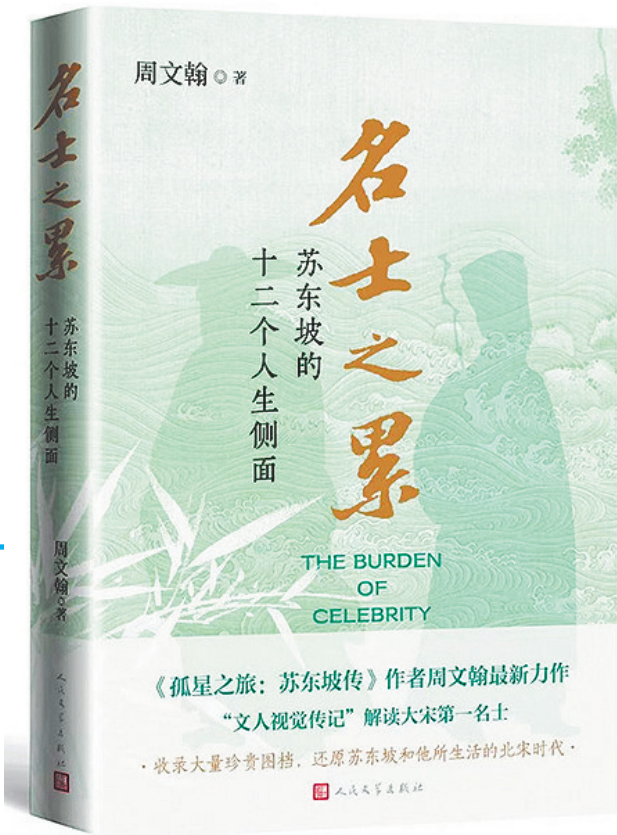
# 解构苏东坡的多面人生

《名士之累》《如轼》出版 再现千年文人荣耀与困顿



刘墨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

千年以来，苏东坡始终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具魅力的文人符号。近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两部解读苏东坡的重磅新书——周文翰《名士之累：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》与刘墨《如轼：苏东坡的后半生》。两部作品视角迥异、各有侧重，一部以“十二面”解构名士的荣耀与负担，一部以“后半生”聚焦文人的困顿与升华，为读者打开读懂苏东坡的全新窗口。



周文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年2月出版

## 《名士之累》： 解构十二身份 还原本真东坡

作家周文翰的《名士之累：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》，是其继《孤星之旅：苏东坡传》后再解苏东坡的最新作品。有别于前作的“述而不评”，这本书可看作一部“苏东坡评传”。他以最新文史研究成果为依据，以“文人视觉传记”新方法，选取官员、文章家、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、学问家、鉴藏家、园艺家、修道者、段子手、美食家、旅行家共十二个人生侧面，既写其“本事”，也观其“身后名”，诠释苏东坡成长、成名，又为名所累的一生。

书名“名士之累”，是双关语，既指“名士的那些多余的才艺”，也指“名士的那些负担或者说麻烦”。周文翰认为，苏东坡三十七八岁成为当时第一名士，之后约三十年一直是大宋最著名的士大夫，是顶级文化明星兼著名官员。名声既带来利益，也招致嫉妒，以及皇帝、宰相对他舆论影响力的猜忌打压。

## 《如轼》： 聚焦贬谪岁月 诉说困顿中的温暖

与周文翰的“多面解构”不同，学者、书画家刘墨的《如轼：苏东坡的后半生》，将目光聚焦于苏东坡历经“乌台诗案”后的人生历程，重点追索他与日常生活中“小人物”的交往，以及他与酒、茶、食物、石头之间的关系。

刘墨著有《中国艺术美学》《禅学与艺境》《苏东坡的朋友圈》《永和九年：赴一场兰亭之约》等。《如轼：苏东坡的后半生》从苏东坡被贬黄州写起，精准选取黄州、惠州、儋州三段贬谪岁月，正如苏东坡自嘲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这段最困顿的时光，是他人生与文化成就的重要阶段。

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，是聚焦苏东坡与“小人物”的交往。被贬黄州是苏东坡仕途的重大挫折，也是他人生境界超越的起点。此后他大

部分时间被贬在外，结识了众多名不见经传的“小人物”，如朱寿昌、王齐愈、詹范、卓契顺、林行婆、姜唐佐等。这些历史典籍角落中的人物，给颠沛辗转中的苏东坡以具体温暖和帮助，是他人生中的“贵人”。刘墨以学术态度、浅近笔触和强大史料整合能力，细腻描绘这些交往细节，复原亲近可爱、生活化的苏东坡形象。

书中多维度展现苏东坡与酒、茶、食物、石头之间的关系，还原他生活化的一面，并配有一百余幅彩色照片，与文字形成互文。

一部解构多面人生，一部聚焦半生浮沉。《名士之累》与《如轼》虽视角不同，却共同勾勒出真实、立体、鲜活的苏东坡，为读者提供解读东坡的全新视角。

### 新作评介

## 冷幽默，热关怀

论张彤《黑蚂蚁、白蚂蚁》的叙事

周蓬桦

最早见到张彤时，他还是一副少年模样，头发乌黑浓密。他站起来发言，略带腼腆，声音在低音区萦绕，但说着说着便打开了话匣子，嗓音无端高了几度，风格幽默，机锋暗藏，且富有自嘲精神——在一个高度敏感的群体中，能够不时自嘲的人其实少之又少，甚至经得起朋友玩笑的人也日渐稀少。可喜的是，张彤把这种幽默精神带到了小说创作中，成为其作品最宝贵的特色之一。日前，他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《黑蚂蚁、白蚂蚁》出版面世，我花了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，忍不住想说几句感想。

作为70后作家，张彤通过这部小说集，对自身成长的时代作了一次清晰的梳理。时间跨度聚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的城市背景，故事围绕国企改革、地产兴起、传媒变迁等喧嚣的社会转型展开，幽默中带着怀旧与反思，通篇视角独特，节奏从容，娓娓道来，可读性很强——往往读了开头，便被牢牢吸引，要一口气读完。但张彤的故事似乎不急于收束，常留给读者一个开放的结构，将结局交给读者自己去想象。

在此，想着重谈谈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幽默气质。

张彤的幽默并非单纯搞笑，而是一种冷静、克制的概括力，可谓“冷幽默”——将70后一代在时代变迁中的疲惫、困顿与疏离，包裹于精巧的比喻与生动的细节中，让人会心一笑之后，品出复杂的滋味。其一，在小说中，他擅长将寻常事物与突兀、戏谑的形象并置，营造“陌生化”的幽默效果，精准传递人物微妙的心理感受。例如在《冗余代码》中，将废弃望远镜里看到的老同事的额头，比作“清晨见到野馄饨收摊后的路面”。在《万籁俱寂》中，将中年夫妻的房事称为“高层互访”，因为“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”的概率大大降低”等等，令人忍俊不禁，堪称高级桥段。

其二，张彤的幽默，体现在叙述语调的克制与疏离，以平静、不动声色的语言描述荒诞或尴尬的场景，形成强烈反差，凸显生活的荒谬与人物的无奈。在《白蚂蚁》中，描写演唱会荒诞场面——“巨大的蜂窝煤爆炸”“五光十色的‘火鸡’腾空”时，叙述依旧冷静克制；形容文母娘清晨使用吸尘器，如同“哈雷骑士在客厅遨游”，噪音被描述为“雏鹰尖鸣，万马奔腾”——这些精彩的比喻赋予文本新鲜生动的质感与荒诞的画面感，且隐含一种“天然的幽默”效果，恰如讽刺喜剧中的一幕或一段精彩对白。

其三，张彤的小说有一种松弛感，这是一种难得的创作状态。我知道当下有些写作者精神焦虑，面对复杂的现实感到茫然，因此打出一串串霰弹，却未能命中靶心。而张彤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十分自信，游刃有余，甚至带着“偷偷一笑”的从容。他让鲜活的语言自然交融，使人物对话带有鲜明的京腔、河北口音、青岛方言乃至江湖黑话，营造出真实而俏皮的地域幽默感。比如，他在小说中将北京话里的“生子”念作“生贼”，为人间贡献了一个精短的智慧段子，似乎“一脸无辜”地完成了对时代物象的戏谑观照。

张彤的语言仅止于幽默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他穿越幽默的表象，探触人物内心的内核，刻画“迷惘一代”的精神肖像：幽默感是这群70后知识分子面对“流动的现代化”时，一种保持体面、消化困顿的独特方式。他们的幽默中混杂着疲惫、无奈与随波逐流的疏离。

张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“老手”，他起步较晚——年近四十才开始涉小说创作，但其文学准备堪称充足。科班出身的学养使他受益，似乎一出手便带有“江湖老手”的气度：幽默成为他剖析现代性症候的手术刀。那些令人发笑的比喻与场景，最终指向对个体存在、情感异化及时代洪流的严肃追问，以至“出手不凡”，形成“平静表面下的暗流”般的叙事张力：克制的幽默与文本内在的激烈情感形成巨大反差，让读者在“笑意”之余，感受到一种绵长的悲伤与回味。

读完《黑蚂蚁、白蚂蚁》，我尝试将张式幽默与王朔笔下“痞子文学”的调侃、王小波充满智性反抗的幽默进行对比，从中寻找两代人的异同与裂纹。我还将余华的新作《卢克明的偷偷一笑》拿来参照，惊讶地发现张彤的小说语言具有更大的挖掘潜力。而那篇被《小说选刊》转载的中篇力作《折叠篾刀》，则将其独特的幽默风格进一步深化延续——更加精准，更加内在，也更加克制。

青岛晚报/观海新闻/掌上青岛记者 贾小飞